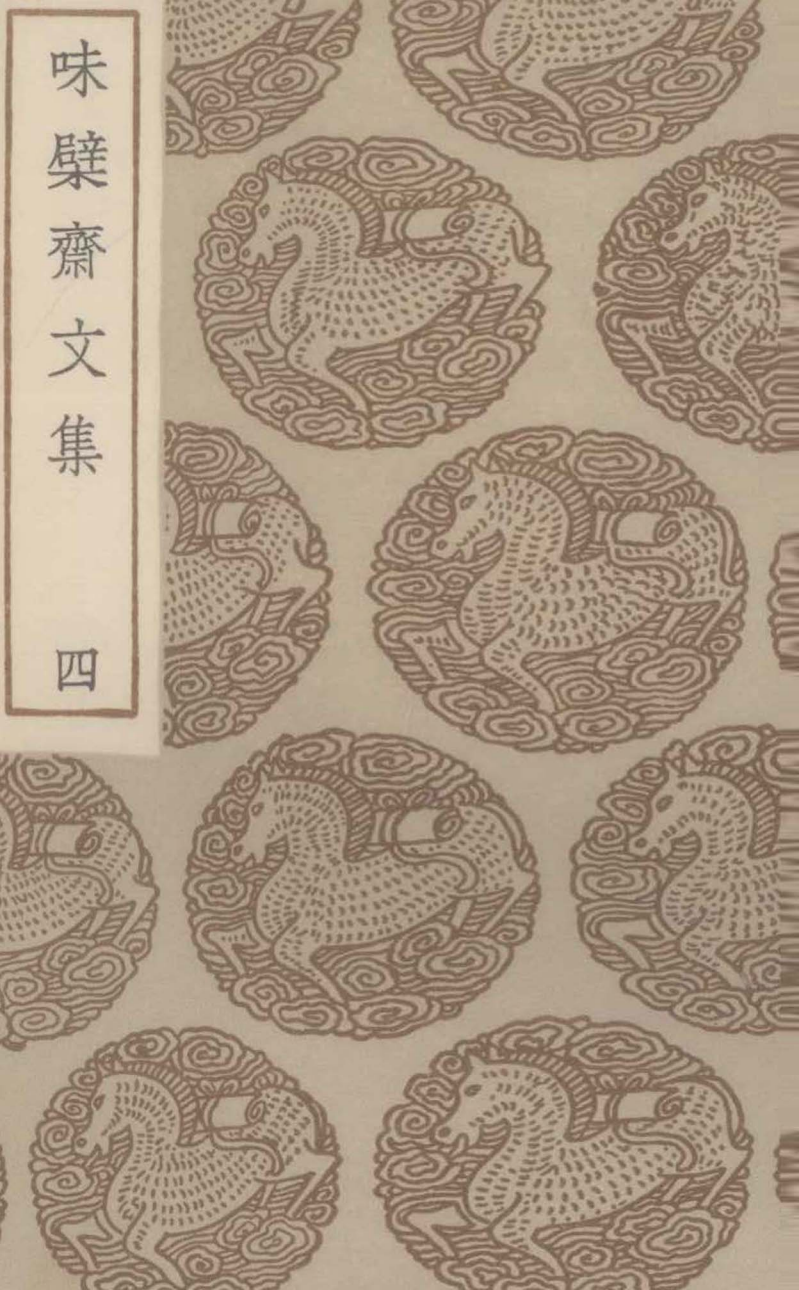


味檠齋文集

四



宋陳齊文集
四



味 檠 齋 文 集

(四)

趙 南 星 著

味檠齋文集卷四

書簡

答張仁軒

鄙人辱台臺道義骨肉之愛。至深極厚。憶出國門時。枉玉趾祖餞。壯我行色。自入山中。遂成野人。迄未修謝。然敝邑望中州頗局。聞台臺值饑亂之秋。懷柔禁戢。極其苦心。動求便民。不恤毀譽。鄙人私竊歎服。人臣首公之誼。宜若此矣。既而聞台臺竟被口事。此無足異者。夫不恤毀譽者。毀及之。不計得失者。失隨之。此夫掇而得之者也。猶之夫求譽而譽。求得而得者也。且求而譽。俗譽也。求而得。苟得也。而況乎其有主之者耶。台臺之歸也。於道則伸矣。不愠無悶也者。心也。非語默之謂也。其奚可自詭之有。鄙人園居東門之外。非有爲。非無爲。稍能自遣。遠辱惠問。敬此布謝。以後俱在山中。往來無嫌。風便能忘起居。知不它也。

答魏見泉

今之當道者。甚欲得君子之過。以爲口實。謂天下人不過如此耳。故小人不難誣毀。以投其意。是非賢不肖。從此混亂。成何世界。兄進退俱難。可謂極苦。須素位而行。以求自得。劉仰岡之疏。未之見也。弟山居頗

適簡懶之甚。未作詩也。白山人所寄書及詩扇至久矣。

寄賈封君

聞太翁康強。泰石兄遂化去。痛哉言乎。泰石兄以申救不肖。忤權貴之意。致被放逐。是非混淆。而遽就世。卽不以升沈爲意。能無屈平之牢騷乎。今者天道稍欲明白。正人有吐氣之日。而泰石兄不待也。痛哉言乎。不肖自爲世道痛。若泰石兄。則生而重於士林。歿而重於鬼神。可以不朽。是太翁之子也。歿亦太翁之子也。千年萬載後。亦太翁之子也。又何恨哉。彼一二權貴之父。乃甚苦耳。不肖受泰石兄之知。無能報之。而又未能報之於太翁。不知其竟如何。言之隕涕。山居不能遣使。適門人劉潞安取道仙里。輒布腹心於左右。不腆之奠。幸叱名而告我泰石兄。投筆短氣。

答常誠所

僕頑闇不足道。比來賢豪滿山。亦厄會也。署中之事。則繇新建。欲盡逐其舊而易之。使恩歸於己。而便於驅使。卽當事者。何能與爭。足下懷懷自將。何不能自知。而云心迹不白乎。且僕曷嘗有科道糾舉。賊私也。士大夫中。乃有如新建者。今幸去位。而餘毒尙在。不知竟作何狀。此智者高蹈之秋也。何毀譽之可問哉。

答李克菴

日者聞台臺留都之命。猶以爲用之未盡。無何而求去之疏得允矣。愴歎靡已。嗟難言哉。在台臺一龍一

蛇安所不可退。值其時。於道益光。顧世事則可慮耳。台臺行矣。寤寐高雅。相見未期。南望黯然。

答崔振峯

時事孔棘。實賴大賢。太翁康強。門下之出宜也。播會逞蜚蜚之怒。以訐中國。此門下與霖老垂名竹帛之資也。育華幸得受事。岷奮有期。良用爲慰。天下事可憂者。不獨播會。政如尊諭。山中人何敢言。門下焦心救世。不忘葭莢。何其厚也。對使占謝。不能一一。見霖老爲道緬想。

與南弦浦

馬梁園得與薦書。實賴吹煦之力。均感如何。不肖曾言之霖寰丈。冀得用之行間。昨崔振峯丈有字。云業已進兵。無及也。今者不知播會何狀。果不必需人乎。知臺下憐才之心。所以爲梁園計者。無不至也。不肖無能爲。徒掉舌耳。伏惟垂念幸甚。

與趙山市

足下無尙事。爲讎者所中。通塞有數。彼雖自快。而不知有默使之者。卽僕之中於新建。爾時甚得意。僕亦未爲失意。山林之樂。須早退乃能受享。須新建輩乃能作成。須中心無愧。乃能自樂。彼其如我何。卽造化其如我何。知足下大觀能及此也。

答魏見泉

肘腋患生。益可以知人心。然公論自明。人心非盡喪也。且老丈藉此有歸里之日。正當感之耳。承命方山。記不敢辭。以寡陋。但不能知其形勢要害之詳。原題建城稿。乞卽見教。

答吳安節翁

星不肖。夙有善緣。於我徹如兄。締交於震撼偏仄之中。古所稱異姓骨肉非耶。通家子之禮。缺焉久未申。於左右。乃尊者問之癡憂之中。星不肖。何以得此於大君子。祇有悲感。星往者以爲天日沈矣。聞我翁及玉池兄出山。則又以爲融明有期也。匡扶之策。我翁籌之必熟。太平之符。采在我翁矣。

答秦真定

敵郡得臺下。晚舍之何遽也。天人爲虐。蒼生悲苦。知臺下亦憫然在念。乃川中之命。剝兇扶國。實藉壯猷。用是士氓莫遂願借之心。臺下行矣。將天下是甯。豈遺敵郡山渚之愚。仰荷惓惓。對仵肅謝。見霖霖中丞。還樸監軍。爲道努力。

與崔樅窓

羅山人行。曾附起居。山人迄今未來。豈尙依依字下耶。舍親路靈石。淡素清方。本之真赤。台臺神識。自洞見之矣。邑甚彫劫。中使復擾之。良亦甚難。伏惟台慈督教而培植之。此其人可與爲善。必能奉承德意者也。前書已略言之。耿介之深。輒復抒意。

與于景素

盛明府使來得翰教。若空谷之音。甚慰不肖悠悠林麓。於身心性命之學。未有實詣。獨於升沈得失之際。頗能勘破。有以自適耳。嗜飲之病。良有之。比來甚覺爲祟。欲緘之而未能。承教當漸遠之。

與江續石

弟之不肖。仁兄所以愛之者。無時無地而易也。何能當。亦何能忘。客歲劉少嵐公遣使奉候。弟附短書。不意其人未投書而還。缺焉至今。承記存。固知仁兄之不忘我也。時事至此。真令人歎息。惟是君子在列。蒼生猶有所賴。仁兄抱匡濟之略。奈何言去乎。敝邑望敝府百里而近。仁兄至。曷不約弟一會。昔別是何日。相逢皆老夫。能忽然耶。

答顧襟宇

昨敵徒張遷安之官。曾附起居。忽枉翰教。知臺下懷想之同也。江陵之後。羣龍驤首。朝野清明。不意遂有今日。所幸臺下二三君子未退。如人陽氣猶存。未便成鬼。如星者。甘爲農夫矣。無能副知己之望矣。園葵之憂。不後魯女。當可奈何。

與崔樅窻

鄙人饑渴瓊樹有年矣。日枉鳴騶。得果私願。鄙人以狗馬之病。簡略太甚。歉焉至今。然一聆警效。心開神

朗受益宏多。乃知古賢所以悵索居也。鄙人每讀令祖翁洎詞心篤愛之。意者微言眇論。必有私之箇中者。幸不夷而惠教之區區之至願也。

與張文石

曾於長安一睹玉顏。今八年矣。所不爲隻字奉起居者。彼其之人。指目吾輩爲黨。欲傳之來世。爲笑資也。彼見門下不難棄官。以明不肖之無罪。非黨而焉若是。又自以非黨而罪之也。而悟性遂生。宜其不知吾輩之心耶。抑其本心耶。良可笑也。從玉池丈。知門下無恙。略布區區。自今結雲霞之黨矣。

與吳安老

忽復陽春。知台履亨嘉。惟憂時之念轉劇耳。日以慈指致馬梁園。書來感激不可言。周僉憲糟糠不厭。交游甚寡。非台臺措意。卽無失口言者。因記往時拾遺論李益軒。波及周君夢陽。周君清修爽朗。士林之寶器也。南臺王麟趾。忠直有識。以建言謫縣令。其性氣不無稍上。而時流共整之。以至論降。此皆堅臥不出。恐未可遽棄之也。因台臺留神汲善。輒白典記。惟台臺無以不肖云云。遂婦爲媒。人卽疑其欲嫁耳。

與龍震初

足下觥觥厲節。不能暖姝調世。竟遭婦口以去。當今山林充實。大都以此。又何怪焉。足下春秋富。家居何爲。士人無所爲者。卽在位亦尸素。有所爲者。卽在山亦不閑。知足下必有爲也。各天一隅。不意同年并丈。

爲貴郡。輒附音塵。惟足下自愛。慰我遠懷。臨筆馳想。

答馬明河

陰驕之極。忽見陽春。諗知執事德業日光。僕亦暢於皋澤也。執事厚。厚君子。僕之所信。聞問第不可絕。無論疏密。時未融明。事多掣曳。賢人有蘊澗之思。亦是一見。但時固不同。若當今而若此。則朝虛矣。而野滿矣。昔大典未舉。人心皇皇。不知當在何時。然亦竟舉也。天下事自有默主之者。春水至而萬物作。豈人力哉。世平無事。何貴賢豪。不辱其身。何必山渚。惟高明以濟世爲務。

寄吳安老

日者羅山人使往。曾附小啓。及拙作五篇。想塵清覽矣。無何而見台臺按江西之報。不肖辱台臺之誼。非他人比。輒吐其所欲言。不肖向爲司理。見直指錄囚徒。先令道府等官送審語。親審之後。可矜疑者。發道府再審。而錄囚之事畢矣。及期而代道府行之屬吏。隨性遲疾。矜疑者未必釋。而往來逮繫。干證有累斃者矣。代者至。意見未必盡合。出者復入。嗟乎。直指何官也。代天子巡守者也。以如是之權。不能生一人。不肖甚恥之。書曰。罪疑惟輕。與其殺不辜。甯失不經。謂之曰疑。則固可輕可重者也。惟輕是從。仁人之心也。豈徒以炫聰明。逞意見哉。不肖之意。以爲直指入境。宜卽檄所司先審囚徒。以俟按臨。按臨之時。多隨二三仁明之官。審其可矜疑者。不必行之道府。以人卷徑行。所隨官及就近有司。刻期間報。總之以及瓜之

期於疑者盡釋爲主。繡斧一至。活人若干。其爲陰德。不亦大乎。不肖曾以語相知者。而莫肯行。非獨無愛民之心。以爲無成心耳。甯失不經。卽是成心。如此成心。天地鬼神所喜也。知台臺大仁人。輒敢以此爲獻。必見採納也。

答孫文融

客歲劉潞安所寄翰教至。蹉跎未答。而門下有東方之命。不敢以書抵長安矣。其時一二相知。皆以門下相才。非將才。弟亦然之。不謂勳名乃爾。足爲吾黨吐氣。甚都甚都。堂翁神氣甚茂。別幾何而遽萎。天之薄善人如此。門下所爲狀。遲之甚。是此時爲詩文極難。弟酬答之作。一切廢矣。時事大異。斷非臣子所能轉移。惟在聖明一念耳。此真不知所究竟。門下世篤忠貞。受國厚恩。想不徒仰屋也。弟種讎盈世。無復再見闕庭之望。飲酒讀書。有以自樂。不怨不尤。卽此是所得也。成所丈遂早世。痛哉。何言。應門無人。頗有侮之者。其兄三恪三壽皆安平民。其內兄楊子高。定州衛舍餘也。欲求門下檄。縣給之冠帶。附懇。

答馬明河

同門皆正人。極一時之選。亦類聚之理也。皆不得入臺諫。然入銓曹者。踵相屬。公道固不可泯。當今要地難居。銓曹成懼。府公特膺妙簡。必能龍蛇行道。和而不流。天下之善類。倚毗不細矣。僕違署將十年。回念昔時。不免客氣用事。蹈浚恆之戒。無足爲公言者。斟酌其間。在高明必有定衡矣。

答周懷魯

星不肖。不知何以爲台臺所不鄙。己丑之事。至以去就明之。此之爲義。王貢所未有。慶廉所不及也。種種德愛。又其細者耳。泰道將至。台臺漸致上列。不肖居近輦轂。日聞嘉譽。又得數奉誨言。以祛鄙吝。星則甚幸矣。至乃材卑行穢。無所可用。星自知久矣。何敢當厚望也。

答謝玉齋別駕

昨辱不鄙。惠顧山中。得聆警效。知臺下好修之志。丹石不渝也。來教慮時俗之難周。欲遊於無礙之塗。夫涉世無奇術也。孔子曰。忠信篤敬。蠻貊可行。此亦可謂無礙非耶。世之人迂視之。不知忠信篤敬。則事如心而止。心如理而止。必無詭隨。必無矯抗。未有不能動物者也。我自無礙。世孰能礙之。故曰自得。高明以爲何如。

與段青園

向辱命使。問之山中。迄用刻著。姚生來。具悉起居清泰爲慰。敝府梁太宰。忠赤精敏。極身首公。秉銓之日。無多。數歷中外。皆有名迹。其爲邊方總督。及本兵甚久。老謀壯事。功烈宏多。皆昭然衆目。簡在當宁。生而賞之。歿自不忘。至其度量超遠。憐才下士。恕人之不及。卽有犯之者。未嘗形之於言。無論噤害。居鄉折節恭儉。人忘其貴。真有未易及者。茲者當事爲請卹典。伏惟執事贊成之。以明聖朝篤舊選勞之美。不惟梁

氏子孫。世受榮施。卽燕趙之士大夫。咸厚幸矣。僕交於大宗伯頗久。林栖不敢通問。幸執事爲具道之。不勝大願。

答章華字

客歲曾以少字奉訊。且求爲延醫。則道駕已東矣。公以庭堅之淑慎。而亭法遼齊。所全活必多。可不問而知也。山中聞立枷之法。至今行之。此楚相立懂之術。罪非大辟。而其狀極慘。非所以流聖代之愷悌也。公何不言諸大司寇。議除之乎。試與紹南鍾嵩二公圖之。遠勞惠問。此謝併布所懷不盡。

與馬明河

見報署中之事已定。公當俎之日遄矣。知高明必有石畫。世道所賴非淺。舍親路靈石真誠端慎的爲君子。往者當道誤聽而論之。旣而噤自悔也。此公之所知。今歷俸復三年久矣。淹滯已甚。惟公解達而引拔之。侯亮字以一事忤直指。亦淹至今。皆未可與不肖被論者。一概沈閣。均祈留神。至懇至懇。見澹生兄。以此字密示之。此兄與僕極深。一切無可隱也。

與盛成西兵憲

鄙人伏處下邑。仰賴庥庇。不敢數脩起居。復不敢以尺寸之幣。塵瀆清嚴。忻慕之私。欲賦樂職而未能也。適見舊撫臺地方人才之疏。齒及鄙人。鄙人甚不肖。何足以當之。則臺下之所認舉也。蓋鄙人窺臺下之

過聽審矣。詎能無感。乃所傳報不見。柏鄉張職方此其人。步趨道義毫髮不苟。起家長治。令浩穰之地。獨未辭俸耳。爲職方力拄請託。不畏權倖。中貴餽遺。併其謁而還之。有夕郎爲一千戶求轉。以薦少竟不肯從。其人曾求鄙人門生之父爲之轉達。是以知之。方格之行。精密之識。勤苦之志。鄙人遠不能及。薦賢之書。必不可少。伏惟臺下察之。當知鄙人之非阿也。感激高雅。輒效螢燭之微。倘擇於芻蕘。幸矣。

答沈太素

十載林居。舊交日減。惟仁丈二三人藏事耳。又相望伐柯。卽不敢數起居。而精神有寄。李揮使之冤。得仁丈爲之振理。不勝私快。貂璫亦在乎處之。書不云乎。無忿疾於頑。忿疾之害。與脂韋等。或且甚之。此徒自爲名。非爲國與民之方也。如仁丈在晉及齊。所輒調若是。不亦懿乎。舍親郭文老無恙。容致雅意。

答孫文融

韓念橋所寄書。爲先君致奠。至悲感可言。風毛罕便。缺然久不謝。前此從王射斗所寄書亦至矣。辱命。慙慙以濟時修業爲望。天下事不意如此。視我輩薄游時。便如隔世。雖有曲逆梁公。搏手無策。惟在至尊一念轉移。太平可立見。不者。十周公何能爲也。聞門下樓居謝客。當有所撰述。不知就否。弟本疎懶。年來衰相已見。不能廢書。亦不能苦心。無可爲門下道者。韓使立索書。探懷以復。故不可盡。

答歐陽宜諸

粵西之庇。奪而之毗陵。自非高雅之意。第以此見當塗者。猶注情民譽耳。當今民生恫恐。牧帥甚急。第得一無害之人。吾輩安枕山中。夜犬不驚。卽當舉手加額。至乃天符夙合。真趣相賞。形迹無間。固士忘其鑿。坏。此又萬萬不可易得。僕安得不爲諸君子幸也。僕所患非痔。更數醫不效。然無甚痛楚。不妨讀書。第妨遠遊縱飲。今惟以清淨爲藥耳。

答喬聚所

貴邑程侯。污鄙無人理。其修隄之功。不可泯耶。則亦記其修隄。或可耳。而記文極其稱贊。畫瘰癧爲西施。繇曰。肩不知其人也。是非旣舛。何論文詞。君子居是邦。不非其大夫耳。若爲盜以去。而又爲之不朽計。鄉黨苦矣。吾兄以爲何如。

與曹掌科

不肖巖栖十年餘。頭顱半白。壯心漸平。回念居朝之時。旣不能以至誠格物。又無聊調之術。以致貴人恨入骨髓。此不肖之罪也。躬蹈浚恆之凶。罷官爲幸。臺下過聽而爲之解達。遂盡棄其毒。痛哉言乎。不肖固未嘗以貪爲科道所彈劾也。口代天言。而加人以天下所未聞之事。是可忍也。夫何愛於臺下。異哉。不肖之罪益大矣。區區所忿爭者。曾何益於天下。徒爲善類之殃。此不肖之所以中夜撫心者也。夫臺下知不肖之面圓耶。方耶。不肖之軀短耶。長耶。而輒爲之隲官。貴人乃數以朋黨錮人。可爲一笑也。適敵同年周

甯老之便。始通姓名。併寄一褐。以定神交。臺下見甯老。卽若見不肖。大抵今之愚人也。

答熊芝岡推官

鄙人所覲於元靖。與所聞門下之誼。矯矯乎龍驤而虎變。天地改色。而恆庶震竦。鄙人實折心服之。乃元靖以一日之知。推鄙人相得歡甚。金石可渝。膠漆可解也。此其中有不偶者。門下又以元靖之知。施於鄙人。鄙人乃何敢望二賢。鄙人生於燕趙間。保其椎魯。不能隨俗旋轉。如斯而已。過爲大君子所稱許。自愧不足以當之。將努力於方來。則素髮已垂領矣。然曷敢自棄。則門下振我哉。對使敬謝。拜况之侈。未敢爲報。以俟異日者。

答徐匡岳

向者過我林間。忻感之深。輒爲短詠。誠天籟之不能自己。亦所謂求其友聲者也。果得佳和。慰我私衷。夫詩言志。言者志之深者也。非深必不能言。言則著其志於無斂也。是以弟之詩少。投贈尤少。想大雅同之。豈夫流俗之瑱瑱營營者哉。弟無簿領之事。頗究心於聖言。間以語人。則通許令能知之。固意其能官。第今之能官者何必然。則俗吏而已。非大賢在上。其發譽未必若是之捷也。山中聞一官賢。便爲蒼生慶幸。恨不能化作千萬身。平治天下。豈特親知之私感而已哉。惟老丈始終培植之。陽武到任。卽病。近始平善。均在亭育之中。何俟私祝。弟則贅矣。佳刻足開茅塞。相望不遠。時望督教。

與汪練溪戶部

路養虛丈來得翰教未答。而養虛遭外艱。無何而蘅洲使至。復得翰教。望之從事伊洛關閩之學。無但以詩酒風月自娛。旨哉言乎。非足下無從聞之。僕少時嘗笑講學者。以爲顧躬行如何耳。厥後乃知其謬。稍究心於理學之書。略有所知。足下謂有發前聖之所未發者。僕以近日講學者。每欲發前聖之所未發。故往往爲新奇之說。乍聽之則可喜。究竟無益於後學。其徒妄以爲有益耳。足下以爲何如。讀足下之文。從涵養識見中出。斷斷不爲時人之技。可謂卓然不惑而有力者也。僕尙未老。願足下督教之。蒼生甚苦憐憫之者。惟我輩耳。以歸去爲遲。非僕所敢聞也。

與薛玄臺

無書札往來久矣。然人之從吳中至者。皆言足下於聖賢之學。不言而躬行。遠邇化之。至微之人皆敬之。所謂修身見於世者。非耶。足下靜養日久。必有著述。幸鍾嵩在郡。可託之寄我。

與胡光祿

使者將翰况至久矣。竟未一取答也。置書懷袖。時若見之。門下才誼夔絕。試於司理。知人安民之效。越中受福宏多矣。時事之艱。信如尊諭。近日益甚。鄙人憂心如惔。安得飛身六橋三竺之間。與門下一痛飲耶。王生光台者。其父曰王太玄。鄙人之石交也。生少而孤。友人姜仲文教育之。今入學矣。其志趣卓然超流。